

● [台湾] 何索

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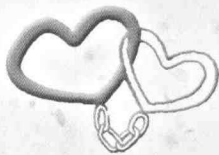


狂想



都市幽默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都市幽默散文



婚姻狂想

[台湾]何素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鲍 娴
封面设计 梁 珊
封面画 郑凯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狂想/何索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7

(都市幽默散文)

ISBN 7-5339-1343-4

I. 婚...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789 号

本书版权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提供。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00—34

婚姻狂想

[台湾]何索著

闲书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15 千字 印张 6.375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43—4/I·1203

定价:9.50 元

目 录

购屋记	1
奖	8
太太不在家	16
太太在家	22
如何消遣?	26
关于“丑闻”	31
自律私约	34
从零用钱谈起	39
女人的脾气	44
谁骑在头上?	48
丈夫的地位	54
太太的地位	59
做梦的	64



电视家庭	70
年关	75
上街之前	79
推动计划	84
爸爸也有快乐吗?	89
男人的快乐	93
麻烦大菜	99
性感的象征	105
肯定的喜剧	109
艾梅热线	116
台风之夜	120
手艺十八般	124
男人在扮演什么角色?	129



这是你的世界	134
自大的男人	141
何索二百五	148
大梦幻	152
二〇〇一年的爱情故事	158
谁来付账	162
我的奢侈论	166
社会流行病	171
关于拒绝	175
纽扣事件	180
纽扣奖	184
别惹那个歪嘴巴	189

购 屋 记

这故事的另一面是：人只要活得好，房子又能带给你什么呢？

艾梅对我说，她存够一笔钱了，要我去订一幢房子。

“何索，这笔钱存得可不容易，”她解释说，“都是我辛辛苦苦从你身上榨来的。你一定要把这事办好。房子盖好之后，我也许会考虑再给你恢复每天十元的零用钱，你的早餐牛奶也有五年多没加过鸡蛋了吧？”

她说得好！五年多没让我吃鸡蛋，我还以为母鸡都死光了呢！

“你放心好了！”我向她保证，“艾梅，我这人不会存钱，花钱却是比谁都高段。我会买到一幢让你满意的房子。我以后大概偶尔也可以听一场音乐会了！”

艾梅立刻沉下脸来了。

“你想得真好，”她冷笑说，“你大概偶尔也可以听一场音乐会了！你如果能挨到我死，何索，你恐怕每天都想



吃点儿花酒了。你还有比这更可恶的念头吗？”

我不敢回嘴，我想到如果再说错一句话，只怕连带着母牛也要死光啦！

“去呀！”艾梅大叫，她真的在冒火儿了，“你赖着不走是想帮我洗地板吗？”

我赶忙一溜烟儿跑了。

我找到一位盖房子专家，跟他商量如何盖一幢能让艾梅满意的房子。据说，这位专家盖过几千幢房子，而且盖得你争我抢，必须经常上法院打一点儿官司。

“你要向我们订一幢房子吗？哈哈，你找对头了！”专家高兴地说，“我们盖过各种奇奇怪怪的房子，保证能让你满意。你想订一幢多少面积的房子？不会少过一百坪吧？”

“不，我太太说，她只想订一幢二十五坪的房子，”我说，“请不要见笑，我们的钱不多。而且，这钱也来得不易，我太太说过，这都是她辛辛苦苦从我身上榨来的。”

“这都是你太太说过的吗？好极了！”他笑得大牙都快要掉下来了。“我们就替你太太盖这么一幢从你身上榨来的房子吧！这够你太太一个人住了。”

我被他搞糊涂了。

“你恐怕听错了我的话了，”我笑着说，“我订的是一幢二十五坪的房子，要住的也不只我太太一个人。你以为我太太从我一个人身上榨得出这笔钱吗？我儿子也有五年多没看过电影了。”

“我没听错你的话，何先生，你总不能在楼梯上睡人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

“这是因为你没有买房子的经验，老弟，你盖了这幢房子就懂得了。你以为这二十五坪都是摆床铺的吗？”

“我们也要摆书桌，”我提醒他，“我要用桌子写文章，我儿子做功课，我太太记流水账。”

“对，你们还要摆书桌。你以为书桌可以摆在阳台上吗？”

我终于听得出一点儿门道了。

“你的意思是说，这二十五坪并不真是二十五坪？那么那些不真的坪数都在什么地方，装进你的钱包了吗？”

“不，你完全想歪了。还有马路呢？你太太盖了房子也要走路的。”

他说得对，我们是要走路的。

“所以，你应该明白那些坪数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有一天失了火，你太太也希望有一条梯子逃命吧？你瞧，你的坪数都在了。你还是只想订一幢二十五坪的房子吗？”

“我们的钱只够订这么一幢房子，老兄，我还想活下去！我希望以后早餐能吃到一只蛋，也想偶尔有机会听一场音乐会。如果盖得再大一点，我这一辈子就永远拿不到每天十元的零用钱。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味道呢？”

“说的也是！”他同情地说，“我跟你一样，我如果不多盖一点这种奇奇怪怪的房子，又怎能到外面吃花酒呢？老



弟，我请你吃花酒好吗？”

“不！”我连忙拒绝了，“我们还是先谈盖房子的事情，照我太太的说法，吃花酒要等家里出了人命以后再谈。且说，这幢并不真是二十五坪的房子，能够塞得下一张床吗？”

“当然，你一定塞得下一张床的。这是我们的规格。”

“那么，我该付多少钱？”

他掏出一枝笔在纸上计算。

“说到价钱嘛……”他吞吞吐吐地说，“这是有很多种算法的，主要是看你希望站在什么观点。”

我又被他搞糊涂了。

“你认为我应该站在什么观点？”

“这就难说了。当然，你大概不愿意站在一个吃亏的观点。”

“你说得对，”我说，“我也不想站在一个上当的观点。我到底应该付多少钱？”

“从理论上说，你只要付两万元。”

我跳了起来。

“两万元！”我兴奋地说，“怎的这么便宜，老兄，你不能逗我！这是一个什么观点？一个占便宜的观点吗？”

“不，它只能算是一个广告的观点，”他向我解释说，“这就是你在报纸上今天看到明天忘掉的那种广告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上，你只要付两万元，房子便是你的。不过，你以后还要不断地付钱。”

“我还要不断地付钱吗？都是应该付的钱了？”

他想了一想。

“有一些是应该付的钱，有一些嘛却是不该付的钱。不过，总而言之，房子是你的了。”

“我懂了。”我觉得全身又凉了。“我向你付一些该付的钱，还要付一些不该付的钱，然后房子便是我的了。老兄，这房子确定是我的吗？”

“我想大概是的。”

“你想大概是的？”我担心地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你们也有这种观点吗？”

“你会得到确定的答案。”

“什么时间？”

“你付完了所有的钱。”

“好吧！”我退让地说，“我答应你的条件。你要知道，我想到鸡蛋就要流口水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问题是没有了，如果你不再做其他要求的话——”

好像又有什么麻烦了！

“这又是指什么呢？”

“很简单，譬如有人盖一幢房子，他也许打算开那么几个窗户。”

好家伙！

“对，我们也打算开那么几个窗户。我们都需要一点新鲜空气的。”

他又开始在纸上计算。



“这要加钱的，”他面不改色地说，“还有，你当然也需要一个屋顶吧？”

“屋顶吗？我想有一个才像样子。”

“这也要加钱。此外，应该有一个门吧？何先生。”

“对，我们不能每天爬墙，有个门比较方便。”我知道我再也吃不到鸡蛋了。

“这都要加钱，另外还有厕所、浴室、厨房、阳台、隔间……老弟，请你不要发火，这是规格。我很同情你，不过我也要吃花酒的。”

“好的，这是规格。我现在有房子了吧？”

“你当然有房子了！恭喜！恭喜！”他奉承地说，“不过，顺便再问一句，你想订的是理论上的房子呢，还是实际上的房子？”

我知道我的音乐会再也听不成了。

“这又有什么分别？”

“这个分别很简单——分别就在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不同。你不会想订一幢理论上的房子吧？”

“我有没有房子？”

“在理论上，有的。”

“那么另一种实际上的房子呢？”我说，“我看来好像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了。”

“另一种嘛，”他说，“我们是诚实的商人，实话实说，你如果订一幢实际上的房子，恐怕必须打一点儿官司。”

原来如此！

“我能打赢吗？”

“那就不一定了，”他安慰我说，“请你不要伤心，一切可以从头做起，不过，你的零用钱恐怕是永远拿不到手了。”



奖

这故事的另一面是：钞票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有的装在你的钱包里，有的装在我的钱包里。

在早餐桌上，艾梅突然说：“何索，你先慢一点儿吃，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连忙把筷子放下。

啊哈，我心里在想，何索啊，你等着倒霉吧！大概又要找你的碴儿了。

“你请说吧！”我担心地笑着说，“不过，我也要提醒你，我早上把该做的活儿都做了。垃圾也倒掉了。我还有什么没做吗？”

“不，你做得好极了！”艾梅也对我笑着说，“我应该感谢你才对。说到倒垃圾么，也不是应该你做的。你以后不必再倒垃圾了。”

我愣住了！

这情形未免太反常了。我开始咀嚼她这句话的意义——该不是又在布置一个陷阱吧？



“我以后不必再倒垃圾了吗？艾梅，我的耳朵没有听错吗？”

“你没有听错，亲爱的，”艾梅在安慰我了，“你也用不着多心。像倒垃圾这种肮脏的活儿，说什么也不该再让你做下去的。”

看情形好像不会有诈，我于是放心了。

“你这话是说得很通情理的，可是自从我们结婚之后，这种肮脏的活儿却都是要我去做的，”我痛心地说，“艾梅，我很高兴，现在你总算觉悟了。我可以开始吃饭了吧？”

我又拿起筷子。

“不，这并不是我准备要谈的事情。亲爱的，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请你把面前的饭碗挪开一点好吗？”

“为什么？”

“我怕你会受不住把饭碗砸啦！”

好家伙！我就知道垃圾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看来她是在有计划地对付我。

我把饭碗推到一边了。

“艾梅，倘若我猜得没错，你大概又要减少我的零用了。我每天上班要改成走路吗？”

艾梅扑哧一声笑了。

“亲爱的，你真多心。外面马路上有那么多坑，我会舍得让你冒那种险？我并不想减少你的零用，相反的，我还准备增加你的零用。你以后也可以恢复听你最喜欢听



的音乐会了！”

我真的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球赛呢？”我又问。

“当然，”艾梅说，“还有你的板烟。我认为你抽烟斗是很性感的。”

我大喘一口气。

“我们发了横财吗？”

“一点儿也不错！”艾梅说，她不放心地瞄了一眼桌上的饭碗，“何索，我刚才看过报纸，我们中了特奖了！”

我呼的一声跳了起来。

我感到一阵破坏的冲动——我在想，这时候如果砸破几只饭碗，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吧！

“亲爱的，请你克制一点好吗？”艾梅在担心了。“或者，你是不是需要先到床上休息一会儿？”

我又呼的一声坐了下去。

“艾梅，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你要知道，我最近想钱都想得快发疯了。”

“我没有开玩笑。千真万确，我们中了特奖了。”

“中了特奖了？”

“对！”艾梅肯定地说。

我还是不放心。

“你是说，我前天偷偷买的那张奖券中了特奖吗？我记得你为了我买下那张奖券，还打过我一记耳光的。就是那张挨了一记耳光的奖券中了特奖吗？”



“对，亲爱的，我现在在想，我好像打你打得太不对了。你肯原谅我吗？”

“你当然打得不对！”我教训她说，“艾梅，你要知道，你当时打的是什么人？你打的不但是你的丈夫，而且是一个大财神爷。如果这大财神爷被你打跑了又怎么办呢？”

“我知道错了！”

“你知道错了！”我冷笑说，“艾梅，你现在也应该知道何索是多么有眼光的人物了吧！你瞧，我挨了一记耳光，可是我中了特奖了。我可以砸一个饭碗了吧？”

“不，”艾梅对我劝阻说，“亲爱的，饭碗还是等你吃过以后再砸。稀饭好像也快要凉了，你赶紧吃你的稀饭吧！”

我一听，那一股冲动的火儿更大了。人如果有了钱，大概都是火气很大的。我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只听见哗啦啦一阵响，满桌的碗筷都吓得跳了起来。

“我为什么还要吃稀饭？”我反问她说，“我们中了特奖了，为什么还要吃这种寒酸的东西？你的脑筋是长在屁股上的吗？”

“说的也是！”艾梅惭愧地说。

“把它倒掉喂猪算啦！”我大声地吩咐说，“我们中了特奖了，为什么不到牛排馆去吃小牛肉？我们的奖金是多少呢？”

“对，我也很想尝一尝小牛肉。”艾梅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是有四百万家财的富翁了。”